

鏡

花

緣

鏡花緣卷三

第十四回

談壽夭道經聶耳

論窮通路出無腸

話說三人走了多時不能穿過嶺去，多九公道：「看這光景大約走錯了，恰好那邊有個茅菴，何不找個僧人問問路徑？」登時齊至庵前，正要敲門，前面來了一個老叟，手中提着一把酒壺，一個猪首，走至庵前，推開庵門，意欲進去。唐敖拱手道：「請教老丈，此庵何名？裏面可有僧人？」老叟聽罷，道：「聲得罪，連忙進內，把猪

如此或可
稱僧姑喚
了是和尚
了是和尚

首酒壺放下卽走出拱手道此庵供着觀音大士小
子便是僧人林之洋不覺詫異道你這老兄既是和
尚爲甚並不削髮你旣打酒買肉自然養着尼姑了
老叟道裏面雖有一個尼姑却是小僧之妻此庵並
無別人只得小僧夫婦自幼在此看守香火至僧人
之稱國中向無此說因開天朝自漢以後住廟之人
俱要削髮男謂之僧女謂之尼所以此地也遵天朝
之例凡入廟看守香火的雖不喫齋削髮稱謂却是
一樣卽如小子稱爲僧小子之妻卽稱爲尼不知三
位從何到此多九公告知來意老叟躬身道原來三

位却是天朝六賢小僧不知多多有罪何不請進獻
茶唐敖道我們還要趕過嶺去不敢在此耽擱林之
洋道你們和尚尼姑生出兒女叫作甚麼難道也同
俺們一樣麼老叟笑道小僧夫婦不過在此看守香
火既不違條犯法又不作盜爲娼一切行爲莫不與
人一様何以生出兒女稱謂就不同呢大賢若問僧
人所生兒女喚作甚麼只問貴處那些看守文廟的
所生兒女喚作甚麼我們兒女也就喚作甚麼唐放
道適見貴邦之人都有雲霧護足可是自幼生的老
叟道此雲本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強其色以五彩

爲貴黃色次之其餘無所區別惟黑色最卑多九公道此地離船往返甚遠我們卽懇大師指路趁早走罷老叟於是指引路徑三人曲曲彎彎穿過嶺去到市中人烟輳集一切光景與君子國相仿惟各人所登之雲五顏六色其形不一只見有個乞丐脚登彩雲走過唐敖道請教九公雲之顏色旣以五彩爲貴黑色爲卑爲何這個乞丐却登彩雲林之洋道嶺上那個禿驢又喫葷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個酒肉和尚他的脚下也是彩雲難道這個花子同那和尚有甚好處麼多九公道當日老夫到此也曾打聽

此解甚通
菴菴

原來雲之顏色雖有高下。至於或登彩雲或登黑雲。其色全由心生。總在行爲善惡。不在富貴貧賤。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現彩雲。倘或滿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雲。雲由足生。色隨心變。絲毫不能勉強。所以富貴之人。往往竟登黑雲。貧賤之人。反登彩雲。話雖如此。究竟此間民風淳厚。脚登黑雲的。竟是百無一二。蓋因國人皆以黑雲爲恥。遇見惡事。都是藏身退後。遇見善事。莫不踴躍爭先。毫無小人習氣。因而隣邦都以大人國呼之。遠方人不得其詳。以爲大人國。卽是長大之義。那知是這緣故。唐敖道。小弟正

在疑惑每每聞得人說海外大人國身長數丈爲何却只如此原來却是訛傳多九公道那身長數丈的是長人國並非大人國將來唐兄至彼才知大八長人迥然不同了忽見街上民人都向兩旁一閃讓出一條大路原來有位官員走過頭戴烏紗身穿員領上罩紅傘前呼後擁却也威嚴就只脚下圍着紅綾雲之顏色看不明白唐敖道此地官員大約因有雲霧護足行走甚便所以不用車馬但脚下用綾遮蓋不知何故多九公道此等人因脚下忽生一股惡雲其色似黑非黑類如灰色人都叫做晦氣色凡生此

雲的必是暗中做了虧心之事。人雖被他瞞了。這雲却不留情。在他脚下生出這股晦氣。教他人前現醜。他雖用綾遮蓋。以掩衆人耳目。那知却是掩耳盜鈴。好在他們這雲色。隨心變換。若惡雲久生。足下不但國雲的顏色。也就隨心變換。若惡雲久生。足下不但國王訪其劣跡。重治其罪。就是國人因他過而不改。甘於下流。也就不敢同他親近。林之洋道原來。老天做事也不公。唐敖道爲何不公。林之洋道。老天只將這雲生在大人國。別處都不生。難道不是不公。若天下人都有這塊招牌。教那些瞞心昧己。不明道德的兩

睥子不能
掩其惡較
足下尤為
易辨惜人
未之察耳
荒港

鏡花緣

卷三

三

隻脚下都生一股黑雲。個個人前現醜人。看着驚心。豈不痛快。多九公道。世間那些不明道德的。脚下雖未現出黑雲。他頭上却是黑氣衝天。比脚下黑雲還更利害。林之洋道。他頭上黑氣為甚。俺看不見多九公道。你雖看不見。老天却看的明白。分的清楚。善的給他善路。走惡的給他惡路。走自有一定道理。林之洋道。若果這樣。俺也不怪他老人家不公了。大家又到各處走走。惟恐天晚。隨卽回船。走了幾時。到了勞民國。收口上岸。只見人來人往。面如黑墨。身子都是搖擺而行。三人看了。以為行路匆忙。身子自然亂。

動再看那些並不行路的無論坐立身子也是搖搖擺擺無片刻之停唐敖道這個勞字果然用的切當無怪古人說他躁擾不定看這形狀真是舉動浮躁坐立不安林之洋道俺看他們倒像都患羊角風身子這樣亂動不知晚上怎樣睡覺幸虧俺生中原倘生這國也教俺這樣不過兩天身子就搖散了唐敖道他們終日忙忙碌碌舉止不寧加此操勞不知壽相如何多九公道老夫向聞海外傳說勞民同智佳國有兩句口號叫作勞民永壽智佳短年原來此處雖然忙碌不過勞動筋骨並不操心兼之本地不產

五穀都以柴木爲食煎炒烹調之物從不入口因此莫不長壽但老夫向有頭目眩暈之症今見這些擺樣子只覺頭暈眼花只好失陪先走一步你們二位各處走走隨後來罷唐敖道此處街市旣小又無可觀九公旣怕頭暈莫若一同回去登時齊歸舊路只見那些國人提著許多雙頭鳥見貨賣那鳥立在籠中百般鳴噪極其好聽林之洋道若把這鳥買去到了歧舌國有人見了倘或要買包管賺他幾錢酒喫於是買了兩個又買許多雀食回到船上走了數日到了聶耳國其人形體面貌與人無異惟耳垂至

腰行路時兩手捧耳而行唐敖道小弟聞得相書言
兩耳垂肩必主大壽他這聶耳國一定都是長壽了
多九公道老夫當日見他這個長耳也會打聽誰知
此國自古以來從無壽享古稀之人唐敖道這是何
意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這是過猶不及大約兩耳
過長反覺沒用當日漢武帝問東方朔道朕聞相書
言人中長至一寸必主百歲之壽今朕人中約長寸
餘似可壽享百年之外將來可能如此東方朔道當
日彭祖壽享八百若這樣說來他的人中自然比臉
還長了恐無此事林之洋道若以人中比壽只怕彭

祖到了末年臉上只長人中把鼻子眼睛擠的都沒
地方了多九公道其實聶耳國之耳還不甚長當日
老夫曾在海外見一附庸小國其人兩耳下垂至足
就像兩片蛤蜊殼恰恰將人夾在其中到了睡時可
以一耳作褥一耳作被還有兩耳極大的生下兒女
都可睡在其內若說大耳主壽這個竟可長生不老
了大家說笑那日到了無腸國唐敖意欲上去多九
公道此地並無可觀兼之今日風順船行甚快莫若
趕到元股深目等國再去望望罷唐敖道如此遵命
但小弟向聞無腸之人食物皆直通過此事可確多

九公道：老夫當日也因此說費了許多工夫，方知其詳。原來他們未曾喫物，先找大解之處。若喫過再去大解，就如飲酒太過一般。登時下面就要還席問其所以。才知喫下物去腹中並不停留，一面喫了隨即一直通過。所以他們但凡喫物不肯大大方方，總是賊頭賊腦，躲躲藏藏，背人而食。唐敖道：「既不停留，自然不能充飢。」喫他何用？多九公道：「此話老夫也曾問過。誰知他們所喫之物，雖不停留，只要腹中略略一過，就如我們喫飯一般，也就飽了。你看他腹中雖是空疎，在他自己光景，却是充足的。這是苦於不自知。」

却也無足爲怪。就只可笑。那不會喫物的。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他偏裝作充足樣子。此等人未免臉厚了。他們國中向來也無極貧之家。也無大富之家。雖有幾個富家。都從飲食打算來的。那宗打算人。所不能行的。因此富家也不甚多。唐敖道。若說飲食打算。無非儉省二字。爲何人不能行。多九公道。如果儉省。歸於正道。該用則用。該省則省。那倒好了。此地人食量最大。又易飢餓。每日飲食費用過重。那想發財人家。你道他們如何打算。說來倒也好笑。他因所喫之物。到了腹中。隨即通過。名雖是糞。但入腹內。並不

拾人唾餘
牙琴替其
類是欺
疏蚤

停。留。尚。未。腐。臭。所。以。仍。將。此。糞。好。好。收。存。以。備。僕。婢。
下。頓。之。用。日。日。如。此。再。將。各。事。極。力。刻。薄。如。何。不。富。
林。之。洋。道。他。可。自。喫。多。九。公。道。這。樣。好。東。西。又。不。花。
錢。他。安。肯。不。喫。唐。教。道。如。此。腌。臢。他。能。忍。耐。受。享。也。
不。必。管。他。第。以。穢。物。仍。令。僕。婢。喫。未。免。太。過。多。九。公。
道。他。以。腐。臭。之。物。如。教。僕。婢。盡。量。飽。餐。倒。也。罷。了。不。
但。忍。飢。不。能。喫。飽。並。且。三。次。四。次。之。糞。還。令。喫。而。再。
喫。必。至。鬧。到。出。而。哇。之。飯。糞。莫。辨。這。才。另。起。鑪。竈。林。
之。洋。道。他。家。主。人。把。下。面。大。解。的。還。要。收。存。若。見。上。
面。哇。出。的。更。要。愛。惜。留。爲。自。用。了。正。自。閒。談。忽。覺。一。

股酒肉之香、唐教道這股香味、令人聞之好不垂涎、茫茫大海從何而來、多九公道此地乃犬封境內、所以有這酒肉之香、犬封案古書又名狗頭、民生就人身狗頭、過了此處就是元股、乃產魚之地了、唐教道犬封二字、小弟素日雖知爲何、却有如此美味、直達境外、這是何故、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鏡花緣卷三

第十五回

密印逢師生談故舊

巧遇合賓上結新親

話說唐敖道爲何此地却有如此美味直達境外莫非這些狗頭民都善烹調麼多九公道你看他雖是狗頭狗腦誰知他於喫喝二字却甚講究每日傷害無數生靈想着方兒變着樣兒只在飲食用功徐政喫之外一無所能因此海外把他又叫酒囊飯袋唐敖道我們何不上去看看多九公吐舌道聞得他們

都是有眼無珠不識好人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亂咬
起來那還了得唐敖道小弟聞犬封之旁有個鬼國
其人可有形像多九公道易有伐鬼方之說若無形
像豈能空伐林之洋道他既有形爲甚把他叫鬼多
九公道只因他終夜不眠以夜作晝陰陽顛倒行爲
似鬼故有鬼國之稱這日路過元股國那些國人頭
戴斗笠身披坎肩下穿一條魚皮褲並無鞋襪上身
皮色與常人一樣惟腿腳以下黑如縞底都在海邊
取魚唐敖道原來元股却這樣荒涼正與多九公商
量可以不去因衆水手都要買魚將船泊岸林之洋

道這里魚鯪又多又賤，他們買魚，俺們爲甚不去望。望唐敖道：如此甚好。三人於是上去，沿着海邊看。國人取魚，只見有一漁人網起一個怪魚，一個魚頭十個魚身，衆人都不認識。唐敖道：請教九公這魚莫非就是泚水所產的魚麼？聞說此魚味如蘼蕪，宛如蘭花之香，不知可確。多九公還未答言，林之洋聽了，卽到此魚跟前，彎下腰去，聞了一聞，不覺眉頭一皺，口中嘔了一聲，吐出許多清水。道：妹夫這個頑的利害，俺只當果真香如蘭花。上前狠狠一聞，誰知比朱草趕的濁氣還臭多。九公笑道：林兄怎麼忽然哇出來。

了你且慢哇。且云踢他一脚，不知其鳴可像犬吠言。還未畢，那魚忽然鳴了幾聲，果如犬吠一般。唐敖猛然想起道：九公此魚想是何羅魚了。林之洋道：這魚既不是茈魚，妹夫爲甚不早說，却教俺聞他臭氣多。九公道：何羅魚同茈魚形狀都是一首十身，其所分的一是香如蕪蕪，一是音如犬吠。這怪他鳴的避了，並非唐兄有意騙你。只見那邊又網起幾個大魚，才撈岸上，轉眼間一齊騰空而去。唐敖道：小弟向聞飛魚善能療痔，可是此類多。九公連連點頭。林之洋道：這魚若不飛去，俺們帶幾條替人醫痔瘡也是好的。

多九公道當日黃帝時仙人寧封喫了飛魚死了二
百年復又重生豈但醫痔還能成仙哩林之洋道喫
了這魚成了神仙雖是快活就只當中死的二百年
糊里糊塗令人難熬忽見海面遠遠冒出一個魚背
金光閃閃上面許多鱗甲其背豎在那里就如一座
山峯唐敖道海中竟有如此大魚無怪古人言大魚
行海一日逢魚頭七日才逢魚尾只見有個白髮漁
翁走來拱手道唐兄請了可認得老夫麼唐敖看時
其人頭戴竹篾斗笠身披魚皮坎肩兩腿黑如鍋底
赤着一雙黑腳並無鞋襪也是本處打扮再把面貌

前遇美女
後遇名臣

章法時時

更換

燕卷

燕卷

仔細一看，只嚇的驚疑不止。原來却是原任御史葉師尹元，看了這宗光景，忍不住一陣心酸，連忙深深打躬道：「老師何日到此，爲何如此打扮？莫非門生做夢麼？」尹元歎道：「此話提起甚長，今日難得海外幸遇，此間說話不便，寒舍離此不遠，賢契如不棄嫌，就請過去略略一敘。」唐敖道：「門生多年未見老師，無日不思，今日得瞻慈顏，不勝欣慰，自應登堂叩謁。」當時尹元同多林二人見禮，問了名姓，一齊來至尹元住處，只見兩扇柴門裏面，兩間草屋十分矮小，屋上茅草俱已朽壞，景象甚覺清寒。四人進了草屋，重復行禮。

因無桌椅就在下面席地而坐尹元道老夫自從嗣
聖元年因主上被廢武后臨朝心中鬱悶曾三上封
章勸其謹守婦道迎主還朝武后俱留中不發嗣因
讒奸當道朝政日非老夫勸王無計取食周祿隨卽
挂冠而歸在家數載足不出戶此賢契所深知的不
意前歲忽有新進讒臣在武后面前提起當年英公
敬業之事言起事之由俱係老夫代爲主謀老夫聞
知惟恐被害逃至外洋無奈囊裏蕭瑟衣食甚難飄
流到此因見漁人謀食尚易原想打魚爲生無如上
人向來不准外人來分其業幸虧小女結得好網賣

給漁人可以稍獲其利。後來隣舍憐我異鄉寒苦，命老夫暗將腿足用漆塗黑，假冒土人，隣舍認爲親誼。衆人這才聽我取魚，因此尚可餬口。近來朝中光景如何，主上有無復位佳音，賢契今來外洋，有何貴幹。唐敖歎道：「原來老師被人讒害，以致流落異鄉。若非今日相遇，門生何由得知。近年以來，唐家宗室被武后屠戮殆盡，主上雖無復位佳音，幸而遠在房州，尚未波及門生。今春微倖登第，因當年同徐駱諸人結盟一事，被人參奏，妄交匪類，依舊降爲諸生。門生有志未遂，殊慙碌碌，紅塵兼得異夢，擬結來世良緣，是

以浪遊海外不意老師境界竟至如此令人回想當年光景能無傷感近日師母可安世弟世妹多年未見諒已長成求老師領去一見尹元歎道拙妻久已去世兒名尹玉現年十二女名紅萸現年十三賢契既要相見好在多林二兄都是令親並非外人因大聲叫道紅萸女兒同尹玉都過來見見世兄只聽外面答應姐弟二人登時進來大家連忙立起尹元引着二人都見了禮唐敖看那尹玉生得文質彬彬極其清秀尹紅萸眼含秋水唇似塗朱體度端莊十分艷麗身上衣服雖然襁褓舉止甚是大雅二人見禮

退出大家仍舊歸坐唐敖道門生當年見世妹世弟
時俱在年幼如今都生得端莊福相將來老師後福
不小尹元道老夫年已花甲如今已做海外漁人還
講甚麼後福喜得他們還肯用心讀書因此稍覺自
慰唐敖道連年讒臣叅奏當日與徐駱同謀之人武
后每每察訪因事隔多年並無實在劣跡亦多置之
不問老師之事大約久已消滅據門生愚見老師年
高此間舉目無親在此久居終非良策莫若急歸故
鄉不獨世弟趁此青年可以應試就是兩位婚姻之
事故鄉親友也易於湊合尹元道老夫因年紀日漸

衰邁未嘗不慮及此奈現在衣食尚費張羅何能計
及數萬里路費况被害一事據賢契之言雖可消滅
究竟吉凶未卜豈可冒昧鑽人羅網唐敖道老師慎
重固是第久住在此日與這些漁人爲伍所謂語言
無味面目可憎兼之世妹世弟俱在年輕以老師之
家教固不在乎擇隣但海外之大何處不可栖身卽
如君子大人等國都是民風淳厚禮義傳家何必定
居於此尹元歎道老夫豈願處此惡劣之地左思右
想舍此無可爲生莫可如何今幸遇賢契快慰非常
倘蒙垂念衰殘替我籌一善地脫此火坑得免飢寒

老夫又豈甘爲漁人無如賢契亦在客中此時說來恐亦無用惟望在意他日歸來路過此地尚望上來一看倘老夫別有不測賢契俯念師生之情提携孤兒弱女同歸故鄉不致飄流海外就是賢契莫大之德了唐敖聽罷思忖多時忽然想起廉家西席一事因說道此時雖然有一安身之處但係西賓老師可肯俯就尹元道離此多遠是何地名唐敖把救廉錦楓之事告知因又說道現在其母極要兒女讀書因無力延師是以蹉跎其家現有空房三間去歲本有西賓在彼設帳以房租作爲脩金今歲西賓另就他

席廉家尚未延師，莫若門生寫一信去，老師就在他家處館。再招幾個蒙童，又有世妹作些針綉，大約足可餬口。惟恐別有缺乏，門生再備百金，老師帶去，以備不虞。日後門生如果回來，自然要到水仙村，彼時再議同回故鄉，也是一舉兩便。尹元聽了，不覺大悅。道：倘得如此老夫，以漁人忽升西賓之尊，不獨免了風霜勞苦，兼且兒女亦可專心讀書，將來回鄉亦便。又得賢契慨贈，得免飢寒，如此成全求之師生中，實爲罕有。第恨老夫業已衰邁，只好來世再爲圖報了。唐敖道：老師言重，門生如何禁當得起。剛才門生偶

然想起廉錦楓入海行孝一事自古少有兼之品貌端正舉筆成文可謂才德貌三全門生本欲聘爲兒婦適因他們姐弟同世妹世弟比較不獨年貌相當而且門第相對真是絕好兩對良姻門生意欲作伐成此好事就是老師在彼彼此都有照應門生也好放心老師意下如何尹元道如此孝女佳兒得能一爲兒婦一爲東牀仍有何言奈老夫現在境界如此彼處焉肯俯就只怕有負賢契這番美意唐敖道老師如携門生信去此事斷無不諧就只事成後世妹世弟做了晚親門生未免叨長這却於理不順尹元

道這有何妨，但只何以賢契信去，此事就能必成。唐敖就把良氏囑託兒女婚姻之事告訴一遍。尹元不覺喜道：「當日既有此話，賢契如有信去，此事必有八九。第如此孝女賢契不替令郎納采，今反舍已從人，教老夫心中如何能安？」唐敖道：「門生犬子定婚尚可從緩，且此女之外還有一個孝女，亦可與犬子聯姻。將來尚望老師留意。」於是就把東口山遇見駱紅蕖打虎認爲義女之事說了一遍。尹元道：「東口山旣在君子國境內，將來到了廉家，略爲消停，老夫必當至彼以成這段良姻。况駱年伯當日與我同朝，最爲相

契此事一說必成賢契只管放心唐教道倘蒙老師
作伐門生感激不淺此時請事既已酌定門生就此
回船把書信寫來以便老師作速起身恐廉家一時
請了西賓未免又有許多不便尹元連連點頭唐教
卽同多林二人告辭回船把信寫好帶了兩封銀子
又取幾件衣服上來送交尹元師生灑淚而別尹元
置了鞋襪洗去腿上黑漆換了衣服帶着兒女由水
路到了水仙村投了書信良氏見了尹家姐弟十分
心歡尹元見了廉亮也是喜愛於是互相納聘結爲
良姻一同居住俟回故鄉再議合卺過了幾日尹元

到了東口山見了駱龍把駱紅蕖姻事替唐小峯說定回到水仙村就在廉家謀讀兒子女婿並又招了幾個蒙童兼有女兒紅蕖作些針帶一家三口頗可度日尹元因念駱賓王兩代同僚之誼見駱龍年老多病時常前去探望未幾駱龍去世駱紅蕖自唐教去後又殺二虎大雉已報即將唐教留存銀兩置了棺槨把駱龍葬在廟旁良氏聞駱紅蕖是唐教兒媳既係至親兼感唐教周濟之德卽懇尹元把駱紅蕖並乳母蒼頭接來一同居住隔了兩年因唐教杳無音信恐其另由別路回家大家只得商酌同回家鄉

投奔唐敖去了。唐敖那日別了尹元來，到海邊，離船不遠，忽聽許多嬰兒啼哭，順着聲音望去，原來有個漁人，網起許多怪魚，恰好多林二人也在那里觀看。唐敖進前，只見那魚鳴如兒啼，腹下四隻長足，上身死似婦人，下身仍是魚形。多九公道：「此是海外人魚。」唐兄來到海外，大約初次才見，何不買兩個帶回船去？」唐敖道：「小弟因此魚鳴聲甚慘，不覺可憐，何忍帶上船去？莫若把他買了放生，倒是好事。」因向漁人儘數買了，放入海內。這些人魚，掙在水中，登時又都浮起，朝着岸上，將頭點了幾點，倒像叩謝一般。於是攸

然而逝三人上船付了魚錢泉水手也都買魚登舟
行了兩日過了毛民國林之洋道好端端的人爲甚
生這一身長毛多九公道向日老夫也因此事上去
打聽原來他們當日也同常人一樣後來因他生性
鄙吝一毛不拔死後冥官投其所好所以給他一身
長毛那知久而久之別處凡有鄙吝一毛不拔的也
託生此地因此日見其多又走幾時這日到了一個
方邦多九公把羅盤望一望道原來前面却是毘靑
國唐敖聽了不覺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穿成一串牟尼珠蔬菴

鏡花緣卷四

第十六回

紫衣女殷勤問字

白髮翁傲慢談文

話說唐敖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喜道：小弟向聞海外有箇昆鷲國，其人皆壽享長年，並聞其國有前盤古所存舊案，我們何不上去瞻仰瞻仰？多林二人點頭稱善。於是收口登岸，步入城中，只見其人生得面長三尺，頸長三尺，身長三尺，頗覺異樣。林之洋道：他這頸項生得恁長，若到中原，要教俺們家鄉裁縫作領。

于還沒三尺長的好領樣兒。哩登時訪到前盤古成案處，見了掌管官吏說明來意。那官吏聞是天朝上邦來的，怎敢怠慢。當即請進獻茶，取鑰匙開了鐵櫃。唐敖伸手取了一本面上籤子寫着第一弓林之洋道。原來盤古舊案都是論弓的。那官吏聽了，不覺笑了一笑。唐敖忙遮飾道：「原來真兒今日未戴眼鏡，未將此字看明，這是卷字，並非弓字。」用手展開，只見上面囫圇點點，盡是古篆，並無一字可識。多九公也餓了幾本，皆是如此。三人只得道了攪擾，拂袖而回。林之洋道：「他書上畫是圈子，大約前盤古所做的事。」

不能跳出這個圈子。所以篇篇都是這樣。這叫作性。有園中人才知園中意。俺們怎能猜這啞謎。登時上船又走兩日。這日唐敖正同婉如談論詩賦。忽聽船頭放了一槍。只當遇見賊盜。嚇的驚疑不止。連忙攜了林之洋出艙。原來那些人魚自從放入海內。無論船隻或走或住。他總緊緊相隨。眾水手看見因用鳥槍打傷一個。唐敖道：前因此魚身形類人。鳴聲甚慘。所以買來放生。今反傷他。前日那件好事。豈非白做麼。林之洋道：他跟船後。礙你甚事。這樣恨他。唐敖道：或者此魚稍通靈性。因念救命之恩。心中感激。慫恿

不捨也未可知。你們何苦傷他性命。衆水手正要放第二槍。因聞唐敖之言。甚覺近理。這才住手。二人來至船後。與多九公談。唐敖道：「前在東口。舅兄會言過了。君子大人二國。就是黑齒。爲何此時還不見到。」多九公道：「林兄只記得黑齒離君子國甚近。誰知那是旱路。並非水路。前面過了無脊。再過深目。才是黑齒交界哩。」唐敖道：「這個無脊大約就是無繼國。小弟聞彼國之人。從不生育。並無子嗣。可有其事。」多九公道：「老夫也聞此話。又因他們並無男女之分。甚覺不解。當日到彼。也會上去看過。果然無男無女。光景都

差不多唐敖道既無男女何能生育既不生育這些國人一經死後豈不人漸少了自古至今其人仍舊不絕這是何故多九公道彼國雖不生育那知死後其屍不朽過了一百二十年仍舊活轉古人所謂百年還化爲人就是指此而言所以彼國之人活了又死死了又活從不見少他們雖知死後還能重生素於名利心腸倒是雪淡他因人生在世終有一死縱讓爭名奪利富貴極頂及至無常一到如同一夢全化烏有雖說死後還能復生但經百餘年之久時遷世變物改人非今昔情形又迥不同一經活轉另是

一番世界少不得又要在那名利場中努力一番。及至畧畧有點意思，不知不覺却又年已古稀，冥官又來相邀，細細想去，仍是一場春夢。因此他們蘭中凡人，有人死了，叫作睡覺，那活在世上的，叫作做夢。他把生死看的透徹，名利之心也就淡了。至於強求妄爲，更是未有之事。林之洋道若是這樣，俺們竟是癡人。他們死後還能活轉，倒把名利看破。俺們死後並無一毫指望爲甚，倒去極力巴結，若教無聲國看見，豈不被他耻笑麼？唐敖道：舅兒，旣怕耻笑，何不將那名利之心畧爲冷淡呢？林之洋道：俺也曉得爲人在世

就如做夢那名利二字原是假的平時聽人談論也
就冷淡無奈到了爭名奪利關頭心裏不由就覺發
迷倒像自己永世不死一味朝前奔命將來到了昏
迷時怎能有人當頭一棒指破迷團或者那位提俺
一聲也就把俺驚醒多九公道真駕如到昏迷時若
夫誰可提你一聲恐老兄聽了不但並不醒悟反要
責備老夫是個癡人哩唐敖道九公此話却也不錯
世上名利場中原是一座迷魂陣此人正在陣中吐
氣揚眉洋洋得意那個還能把他拗得過看來不到
睡覺他也不休一經把眼閉了這才曉得從前各事

都是枉用心機。不過做了一場春夢。人若識透此義。那爭名奪利之心。固然一時不能打斷。倘諸事畧爲看破。退後一步。忍耐三分。也就免了許多煩惱。少了無限風波。如此行去。不獨算得處世良方。亦是一生快活。不盡的秘訣。就讓無齊國看見。也可對得住了。小弟向聞無齊國。歷來以土爲食。不知何故。多九公道。彼處不產五穀。雖有果木。亦都不食。惟喜以土代糧。大約性之所近。向來喫慣。也不爲怪。林之洋道。幸虧無腸國。那些富家。不知土可當飯。他若曉得。只怕連地皮都要刮盡哩。無齊過去。到了深目國。其人面

睛各肉隨
筆點茶紙
覺證笑風
生引人人
殊奪

上無目高高舉着一手手上生出一隻大眼如朝上看手掌朝天如朝下看手掌朝地任憑左右前後極其靈便林之洋道幸虧眼生手上若嘴生手上喫東西時隨你會搶也搶他不過不知深目國眼睛可有近視若將銀鏡戴在手上倒也好。看請問九公他們把眼生在手上是甚緣故。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大約他因近來人心不測非上古可比。正面看人竟難捉摸所以把眼生手上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易於防範就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無非小心謹慎之意。唐敖道古人書上雖有眼生手掌之說却未言其

所以然之故。今聽九公道。這番妙論。真可補得古書之不足了。這日到了黑齒國。其人不但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映着一點朱唇。兩道紅眉。一身紅衣。更覺其黑無比。唐敖因他黑的過甚。面貌想必醜陋。奈相離過遠。看不明白。因約多九公要去走走。林之洋見他們要去遊玩。自己攜了許多脂粉。先貨賣去了。唐多二人隨後也就登岸。唐敖道。他們形狀如此。不知其國風俗。是何光景。多九公道。此地水路離君子國雖遠。旱路却是緊隣。大約其國風俗。還不過於草野。老夫屢過此地。因他生的面貌可憎。想來語言

也就無味。因此從未上來。今蒙唐兄攜帶，却是初次。瞻仰大約我們不過借此上來舒舒筋骨。要想有甚可觀可談之處，只怕未必。唐兄只看其人，其餘就可想見。唐敖連連點頭，不知不覺進了城。作買作賣，倒也熱鬧。語言也還易懂。市中也見有婦女行走，男女却不混雜。因市中有條大街，行路時，男人俱由右邊行走，婦人都向左邊行走。雖係一條街，其中大有分別。唐敖起初不知，誤向左邊走去，只聽右邊有人招呼道：二位貴客，請向這邊走來。二人連忙走過，細細打聽，才知那邊是婦人所行之路。唐敖笑道：我倒看不

出他們生的雖黑於男女禮節倒分的明白九公你
看他們來來往往男女並不交言都是目不邪視俛
首而行不意此地竟能如此可見君子國風氣感化
也不爲不遠了多九公道前在君子國那吳氏弟兄
曾言他們國中世俗人文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
今黑齒國又是君子國教化所感以木本水源而論
究竟我們天朝要算萬邦根本了談論間迎面到了
十字路口旁有一條小巷二人信步進了小巷走了
幾步只見有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寫着女學塾
三個大字唐敖因立住道九公你看此地既有女學

塾自然男子也會讀書了不知他們女子所讀何書
只見門內走出一個龍鍾老者把唐多二人看了一
看見衣服面貌不同知是異鄉來的因拱手道二位
貴客想由鄉邦至此若不嫌草野何不請進獻茶唐
放正要問問風俗聽了此話忙拱手道初次識荆就
來打攪未免造次於是拉了多九公一同進去三人
重復行禮裏面有兩個女學生都有十四五歲一個
穿着紅衫一個穿着紫衫面貌雖黑但彎彎兩道朱
眉盈盈一雙秀目再襯着萬縷青絲櫻桃小口底下
露着二寸金蓮倒也不俗都上來拜了一拜仍就歸

位唐多二人還禮老者讓坐女學生獻茶彼此請問
姓氏誰知這個老者兩耳甚聾大家費了無限氣力
才把名姓來歷畧畧說明原來此人姓盧乃本地有
名老秀才爲人忠厚教讀有方他聞唐多二人都是
身在醫門兼係天朝人不覺躬身道小子素聞天朝
爲萬國之首乃聖人之邦人品學問真不出類超羣
鄙人雖久懷欽仰無如暗教無由今得幸遇足慰生
平景慕第草野無知兼且重聽適以草舍冒昧屈駕
未免簡褻尙求海涵唐敖連道豈敢因大聲問道小
弟向聞貴處乃文盛之邦老丈想已高發多年如今

此處已爲
四十二回
開女試作
對照
冷成

退歸林下了。老者道：做處向遵天朝之例也。以詒賦
取士。小子幼而失學，兼之質性魯鈍，雖屢次觀光，奈
學問淺薄，至今年已八旬，仍是一領青衫。數年來，無
志功名，學業已廢。年老衰殘，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無
以餬口。惟有課讀幾個女學生，以舌耕爲業。至做鄉
考試，歷來雖無文科，向有舊例，每到十餘年，國母卽
有觀風盛典。凡有能文處女，俱准赴試。以文之優劣
定以等第，或賜才女匾額，或賜冠帶，榮身或封其父
母，或榮及翁姑。乃吾鄉勝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
四五歲，無論貧富，莫不送塾讀書，以備赴試。因指紫

衣女子道這是小女那穿紅衫的姓黎是做門生現
在國母已定明春觀風前者小女同做門生赴學臣
考試幸而都取三等之末明歲得與觀風盛典尚有
幾希之望所以此時都在此趕緊用功不瞞二位大
賢說這叫作臨時抱佛脚也是我們讀書人通病何
況他們孤陋寡聞的幼女哩因向兩女子道今日難
得二位大賢到此你們平日所讀書內如有甚歷不
明之處何不請教廣廣識見豈不是好多九公道不
知二位才女可有見教老夫於學問一道雖未十分
精通至於眼前文義粗枝大葉也還略知一二紫衣

不必爲伊
慮我轉爲
爾慮
燕菴

女子聽了因欠身道：「婢子向聞天朝爲人文淵，較人
才之廣自古皆然。大賢世居大邦，見多識廣，而且榮
列膠庠，自然才貫三西，學富五車了。婢子僻處海隅，
賦性既鈍，兼少見聞，於先聖先賢經書之旨，每每未
能窺尋其端，蘊疑既久，問字無由。今欲上質高賢，又
恐語涉淺陋，未免以蕤叩鐘，自覺唐突，何敢冒昧請
教。多九公忖道：「據這女子言談，倒也不俗。看來書是
讀過幾年的，可惜是個幼年女流，不知可有一二可
談之處。如稍通文墨，今同外國黑女談談，倒也是段
佳話。必須用話引他一句，只要畧畧懂得文墨就可

賴有此耳
蕪菴

遂令腐子
成名
蕪菴

慢慢談了因說道才女請坐休得過謙老夫雖忝列
膠庠素日餬口四方未能博覽惟幼年所讀經書尚
能畧知一二其餘荒疎日久已同隔世才女有何下
問請道其詳倘有所知無不盡言唐教道我們都是
拋了書本荒疎多年誠恐下問見識不到尙望指教
多九公聽見指教二字鼻中不覺哼了一聲口雖不
言心中忖道他們不過海外幼女腹中學問可想而
知唐兄何必如此過謙未免把他看的過高了只見
紫衣女子又立起道婢子聞得讀書真難於識字識
字莫難於辯音若音不辯則義不明卽如經書所載

敦字其音不一，某書應讀某音，敝處未得高明指教，往往讀錯，以致後學無所適從。大賢旁搜博覽，自知其詳了多。九公道才女請坐案，這敦字在灰韻，應當讀堆。毛詩所謂敦被獨宿，元韻音惇，易經敦臨吉，又元韻音豚，漢書敦煌郡名，寒韻音團，毛詩敦彼行葦，蕭韻音雕，毛詩敦弓既堅，軫韻音準，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敦制，阮韻音遯，左傳謂之渾敦，隊韻音對，儀禮黍稷四敦，願韻音頓，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號韻音導，周禮所謂每敦一几，除此十音之外，不獨經傳未有他音，就是別的書上也就少了。幸而才女請教，老

此老尚足
支吾若是
小子並此
而無之
遊卷

夫若問別人只怕連一半還記不得哩紫衣女子道
婢子向聞這個敦字倒像還有吞音儻音之類今大
賢言十音之外並無別音大約各處方音不同所以
有多寡之異了多九公聽見還有幾音因剛才話已
說滿不好細問只得說道這些文字小事每每一字
數音甚多老夫那里還去記他况記幾個冷字也算
不得學問這都是小孩子的工課若過於講究未免
反覺其醜可惜你們都是好好質地未經明人指教
把工夫都錯用了紫衣女子聽罷又說出一段話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鏡花緣卷四

第十七回

因字聲粗談切韻

聞雁唳細問來賓

話說紫衣女子道：「婢子聞得要讀書，必先識字。要識字，必先知音。若不先將其音辯明，一概似是而非，其義何能分別可見？字音一道，乃讀書人不可忽畧的。大賢學問淵博，故視爲無關緊要；我們後學，却是不可少的。婢子以此細事上瀆高賢，真是貽笑大方。卽以聲音而論，婢子素又聞得要知音，必先明反切，要

明反切必先辯字母，若不辯字母，無以知切，不知切無以知音，不知音無以識字，以此而論，切音一道又是讀書人不可少的。但昔人有言：每每學士大夫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莫不視爲絕學。若據此說，大約其義失傳已久，所以自古以來，韻書雖多，並無初學善本。婢子素於此道潛研細討，畧知一二，第義甚精微，未能窮其秘奧。大賢天資穎悟，自能得其三昧，應如何習學，可以精通之處，尙求指教。多九公道：老夫幼年也會留心於此，無如未得真傳，不能十分精通。才女才說學士大夫論及反切，尙且瞪目無語，何況

我們不過畧知皮毛豈敢亂談貽笑大方紫衣女子聽了望着紅衣女子輕輕笑道若以本題而論豈非吳郡大老倚閭滿盈麼紅衣女子點頭笑了一笑唐敖聽了甚覺不解多九公道適因才女談論切音老夫偶然想起毛詩句子總是叶着音韻如爰居爰處爲何次句却用爰喪其馬末句又是于林之下處與馬下二字豈非聲音不同另有假借麼紫衣女子道古人讀馬爲姥讀下爲虎與處字聲音本歸一律如何不同卽如吉日庚午旣差我馬豈非以馬爲姥率西水滸至於岐下豈非以下爲虎韻書始於晉朝秦

漢以前並無韻書諸如下字讀虎馬字讀姥古人口音原是如此並非另有假借卽如風字毛詩讀作分字服字讀作迫字共十餘處總是如此若說假借不應處處都是假借倒把本音置之不問斷無此理卽如漢書音書所載童謠每多叶韻之句旣稱爲童謠自然都是街上小兒隨口唱的若說小兒唱歌也會假借必無此事其音本出天然可想而知但每每讀去其音總與毛詩相同却與近時不同卽偶有一二與近時相同也只得晉書因晉去古已遠非漢可比故晉朝聲音與今相近音隨世轉卽此可見多

九公道據才女所講各音古今不同老夫心中終覺
疑惑必須才女把古人找來老夫同他談談聽他到
底是個什麼聲音才能放心若不如此這番高論只
好將來遇見古人才女再同他談罷紫衣女子道大
賢所說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這
四句音雖辯明不知其義怎講多九公道毛傳鄭箋
孔疏之意大約言軍士自言我等從軍或有死的病
的有亡其馬的於何居呢於何處呢於何喪其馬呢
若我家人日後求我到何處求呢當在山林之下是
這個意思才女有何高見紫衣女子道先儒雖如此

解據婢子愚見上文言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軍士因不得歸所以心中憂鬱至於爰居爰處四句細釋經文倒像承着上文不歸之意復又述他憂鬱不寧精神恍惚之狀意謂偶於居處之地忽然喪失其馬以爲其馬必定不見了於是各處找求誰知仍在樹林之下這總是軍士憂鬱不寧精神恍惚所以那馬明明近在咫尺却誤爲喪失不見就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之意如此解說似與經義畧覺相近尙求指教多九公道凡言詩總要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方能體貼詩人之意卽以此詩而

論前人註解何等詳明何等親切。今才女忽發此論。據老夫看來，不獨妄作聰明，竟是愚而好自用。了紫衣女子道：大賢書衛婢子也不敢辯。適又想起論語。有一段書，因前人註解甚覺疑惑，意欲以管見請示。惟恐大賢又要責備，所以不敢亂言。只好以待將來。另質高明了。唐敖道：適才敝友失言，休要介意。才女如有下問，何不明示。論語又是常見之書，或者大家可以參酌。紫衣女子道：婢子要請教的，並無深微與妙。乃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棹。這句書，不知怎講。多九公笑道：古今各家註解，言顏淵死，顏路因家貧不

能置棹要求孔子把車賣了，以便買棹，都是這樣說。才女有何見教？紫衣女子道：先儒雖如此解，大賢可另有高見。多九公道：據老夫之意，也不過如此。怎敢妄作聰明，亂發議論？紫衣女子道：可惜婢子雖另有管見，恨未考據的確。原想質之高明，以釋此疑。不意大賢也是如此。這就不必談了。唐敖道：才女雖未考據精詳，何不畧將大概說說呢？紫衣女子道：婢子向於此書前後大旨，細細參詳。顏路請車為棹，其中似有別的意思。若說因貧不能買棹，自應求夫子資助。為何指名定要求賣孔子之車？難道他就料定孔子

家中除車之外，就無他物可賣。庶卽如今人求人資助，自有求助之話，豈有指名要他賣物資助之理。此世俗庸愚，所不肯言。何況聖門賢者，及至夫子答他之話，言當日鯉死，也是有棺無槨，我不肯徒行以爲之槨。若照上文註解，又是買車買槨之意。何以當日鯉死之時，孔子注意要賣的，在此一車。今日回死之際，顏路覬覦要賣的，又在此一車。况槨非希世之寶，即使昂貴，亦不過價倍於棺。顏路既能置棺，豈難置槨。且下章又有門人厚葬之說，何不卽以厚葬之資買槨，必定硬派孔子賣車。這是何意。若案以爲之槨。

此言極是
何不自反
而求之
詩卷

這個爲字而論，倒像以車之木要製爲棹之意。其中並無買賣字義。若將爲字爲買，似有未協。但當年死者必要大夫之車爲棹，不知是何取義。婢子歷考諸書，不得其說。旣無其說，是爲無稽之談。只好存疑以待能者。第千古疑團不能質之高賢，一旦頓釋，亦是一件恨事。多九公道：若非賣車買棹，前人何必如此註解。才女所發議論過於勉強，而且毫無考據。全是謬執一偏之見。據老夫看來，才女自己批評那句無稽之談，却有自知之明。至於學問，似乎還欠工夫。日後倘能虛心用功，或者還有幾分進益。若只管鬧這

偏鋒只怕越趨越下豈能長進况此等小聰明也未
有甚見長之處實在學問全不在此卽如那個敦字
就再記幾音也不見得就算通家少記幾音也不見
得不通若認幾個冷字不論腹中好歹就要假作高
明混充文人只怕敝處髻環小厮比你們還高哩正
在談論忽聽天邊雁聲嘹亮唐教道此時才交初夏
鴻雁從何而來可見各處時令自有不同只見紅衣
女子道婢子因這雁聲偶然想起禮記鴻雁來賓鄭
康成註解及呂覽淮南諸註各有意見請教大賢應
從某說爲是多九公見問雖畧畧曉得因記不清楚

難以回答。唐敖道：老夫記得鄭康成註禮記，謂季秋鴻雁來賓者，言其客止未去，有似賓客，故曰來賓。而許慎註淮南子，謂先至爲主，後至爲賓。迨高誘註呂氏春秋，謂鴻雁來爲一句，賓爵入大水爲蛤爲一句，蓋以仲秋來的是其父母，其子翳翼羸弱不能隨從，故於九月方來，所謂賓爵者，就是老雀常栖人堂，字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鄙意賓爵二字，見之古今注，雖亦可連，但案月令仲秋已有鴻雁來之句，若將賓字截入下句，季秋又是鴻雁來，未免重複。如謂仲秋來的是其父母，季秋來的是其子孫，此又誰得而知。

况夏小正於雀入於海爲蛤之句上無賓字以此更見高氏之誤據老夫愚見似以鄭註爲當才女以爲何如兩個女子一齊點頭道大賢高論極是可見讀書人見解自有不同敢不佩服多九公忖道這女子明知鄭註爲是他却故意要問看你怎樣回答據這光景他們那里是來請教明是考我們的若非唐兄幾乎出醜他既如此可惡我也搜尋幾條難他一難因說道老夫因才女講論語偶然想起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句以近來人情而論莫不樂富惡貧而聖人言貧而樂難道貧有甚麼好處麼紅衣女子剛

要回答紫衣女子卽接着道案論語自遭秦火到了漢時或孔壁所得或口授相傳遂有三本一名古論二名齊論三名魯論今世所傳就是魯論向有今本古本之別以皇侃古本論語義疏而論其貧而樂一何樂字下有一道字蓋未若貧而樂道與下句富而好禮相對卽如古者言之不出古本出字上有一妄字又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古本得字上有一豈字似此之類不能枚舉史記世家亦多類此此皆秦火後闕遺之誤請看古本自知其詳多九公見他伶牙俐齒一時要架話駁他竟無從下手因見案上擺着

一本書取來一看是本論語，隨手翻了兩篇，忽然翻到顏淵季路侍一章，只見衣輕裘之旁寫着衣讀平聲，看罷暗暗喜道：如今被我捉住錯處了。因向唐敖道：唐兄，老夫記得願車馬衣輕裘之衣，倒像應讀去聲。今此處讀作平聲，不知何意。紫衣女子道：子華使於齊，乘肥馬衣輕裘之衣，自應讀作去聲。蓋言子華所騎的是肥馬所穿的是輕裘，至此處衣字，案本文明明分着車馬衣裘四樣，如何讀作去聲？若將衣字講作穿的意思，不但與願字文氣不連，而且有裘無衣語氣文義都覺不足。若讀去聲，難道子路裘可與

友其衣就不可與友其麼這總因裘字上有一輕字所以如此若無輕字自然讀作廩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了或者裘字上既有輕字馬字上再有肥字後人讀時自必以車與肥馬爲二衣與輕裘爲二斷不讀作去聲况衣字所包甚廣輕裘二字可包藏其內故輕裘二字倒可不用衣字却不可少今不用衣字只用輕裘那個衣字何能包藏輕裘之內若讀去聲豈非缺了一樣麼多九公不覺皺眉道我看才女也過於混鬧了你說那個衣字所包甚廣無非紗的綿的總在其內但子路於這輕裘貴重之服尙且與朋友

共何況別的衣服言外自有衣字神情在內今才女
必要吹毛求疵亂加批評莫怪老夫直言這宗行爲
不但近於狂妄而且隨嘴亂說竟是不知人事了因
又忖道這兩個女子既要赴試自必時常用功大約
隨常經書也難他不住我聞外國向無易經何不
此難他一難或者將他難倒也未可知未知如何下
回分解

六娘子之軍未退黔驢之技已窮殆哉蔬菴